联合国

S/PV.5331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三三一次会议

2005年12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卡蒂先生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伊多霍先生
	巴西	萨登贝格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大岛先生
	菲律宾	丘瓦索托先生
	罗马尼亚	杜米特鲁先生
	俄罗斯联邦	杰尼索夫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夫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介绍情况

05-65033 (C)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介绍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与会。

我邀请埃格兰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介绍情况。

现在还没有任何有关国家的代表要求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此外，由于本次会议没有发言者名单，我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从现在起向秘书处表明要发言。

我现在请埃格兰先生发言。

埃格兰先生（以英语发言）：这是我们一次十分重要的机会，可以向安理会通报人道主义界目前在非洲面临的若干重大挑战，而这些挑战都具有区域影响。我将从依然是世界上最大人道主义行动的达尔福尔危机及其对邻国乍得的影响开始谈起。

2003 年后期开始的人道主义行动，今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大约 13 000 名国际和国家救济工作人员向达尔福尔和乍得的 300 余万人提供了救济。他们工作的成功可以用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予以衡量，因为流离失所者去年的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我要赞扬这些男女作出了大无畏的努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是在日渐严重的威胁之下工作和生活，而且我们的行动现在可能因达尔福尔在任何一天和任何地方的冲突再起而遭到完全破坏。我们必须敏感地认识到，数千名救济工作人员和以数亿美元捐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可能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会处于这一特别重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付诸东流的边缘。此外，任何数量的人道主义救济，都无法提供遭受冲突威胁的人从第一天开始就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得到有效的保护以免受最残酷的暴力之害，并能返回家园。只有有效的停火、政治解决办法以及强大的国际安全存在，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在实地的同事每天目睹和报道的恐怖现实。杀戮行为没有停止。强奸行为正在继续，我在 20 多个月前第一次向安理会报告时提到的焚烧、抢劫和被迫流离失所的行为也是如此。现在接连三个月以来，局势一直在每况愈下。这一期间我们的人道主义准入状况，都不如自我在 2004 年 4 月初进行首次通报后的其他任何时间。仅在过去几周内，就有两万多人流离失所。在一起令人深感担忧的新的事态发展中，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本身也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民兵的袭击。

这一危机对乍得的区域外溢作用以及乍得人一群一群地越界进入西达尔福尔，也都令人极为关切。20 万名苏丹难民与乍得收容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严重。继续有报道表明，从苏丹越界进入的武装集团对无辜平民进行袭击，包括 9 月 25 日在莫代纳的大屠杀。安理会已对此表示谴责。据报道，就在昨天在乍得东部的阿德雷镇的一次袭击行动中，有 100 人丧生。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在乍得的政治和军事事态发展，包括因达尔富尔问题与苏丹之间的日益严重的紧张气氛。局势进一步恶化，将对目前为苏丹难民开展的救济行动造成威胁，并可能触发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安理会最近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但如果这些措施在实地不能产生切实影响，创伤将会继续流血。如果我们最终无法见到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作出相称的努力，我们的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将无法维持下去。今后几周，对于在阿布贾的会谈以及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对今后步骤的审议都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在实地有一种扩大的和更有效的安全存在：这种存在可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并最终使人民返回家园。无论阿布贾会谈能否成功，都需要扩大这种存在。我们在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人数为国际安全人员的两倍，这是不恰当的情况。因此，我十分强烈地吁请安理会表明为实现其各项决议确定的目标所必需的紧迫感和决心，并协助结束这场危机。

我要谈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在乌干达、苏丹以及最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活动所造成的区域危机。9 月中旬，一群上帝军士兵从苏丹越界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他们仍然留在该边界地区，从那里对苏丹南部西赤道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造成了威胁。上帝军袭击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动有所升级，严重损害了向数百万人提供救济的能力，并妨碍难民等待已久的返回苏丹南部。虽然上帝军战斗人员总人数可能并未增加，但他们散布在很大的地区内，因此现在成了对区域安全的重大威胁，对数百万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上帝军的活动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具体影响如下。

在乌干达北部，由于安全状况恶化，取得的进展正在逐步消失。过去三年内，与在北部各县营地内生活的近 1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进行联系的机会有所减少。最近的暴力行为妨碍了援助工作，而且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新策略：以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为蓄意攻击的目标。仅在 10 月和 11 月，就有五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遭到在苏丹和乌干达的上帝军伏击者的杀害。

在没有军事人员护送情况下，联合国只能进入乌干达北部 200 多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 18 个营地。虽然世界粮食规划署（粮食规划署）能够在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护卫下分发粮食，但许多其他组织则认为护送费用高得望而却步，或原则上不使用护送人员。非政府组织的采取行动战胜饥饿方案报告称，十月份，一个地区的 57％境内流离失所者——480 000 人——都得不到救助。在没有救助机会情况下，后果可想而知：死亡率升高，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违反人权情况，脆弱性也更加根深蒂固。

营地中的生活依然无法接受。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最近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粗死亡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出紧急临界点一倍之多。由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实行种种行动限制，境内流离失所者获得营地外耕地的机会极为有限。阿丘里地区只有不到一半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获得其营地两公里以外的土地，使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目前没有任何希望在三月重要播种季节前大规模回返。因此，世界粮食规划署不得不在整个 2006 年向 15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粮食援助。

鉴于营地中的条件，许多上帝军战斗人员仍在丛林中，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我们做得还不够，无法创造“吸引因素”，吸引更多的上帝军人员加入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方案。加入该方案的人也找不到什么机会过安全有益的生活。我们必须扩大重返社会方案，以便给那些依然视战斗为更好选择的人带来希望。

上帝军也在给南部苏丹各赤道省带来浩劫。自从上帝军 9 月中渡过尼罗河以来，已有几十名平民被杀死，还有包括儿童在内的 100 多人被劫持，其中许多人一直没有回来。

人道主义行动所受的影响十分严重。在三名非政府组织职员遇难后，各赤道省的大片地区均无法进入。在中赤道省，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已经撤离，农村地区的各项重要卫生方案都被削减。在西赤道省，儿童基金会领导的麻疹免疫运动已被中断，只有 10％的目标人口接受了免疫。儿童基金会和非政府组

织伙伴目前无法进入中赤道省和东赤道省的大约 180 所初级卫生保健设施。

上帝军的攻击行为也使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乌干达的难民回返筹备工作受到严重阻碍。许多支持回返者的复兴项目都不得不暂时中止，其中包括医院和供水站。只要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边境有大量上帝军人员存在，人们就很难想象难民何时才能开始返回中、西赤道省，这两个地区以前曾是南部苏丹最安全的地区之一。这对该重要区域的重建和稳定化工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后果。

为了处理我刚才阐明的威胁和条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三国政府对保护和协助其人民和缉拿上帝军负有主要责任。不幸的是，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并未阻止上帝军造成我刚才述及的破坏。上帝军仍在整个区域安营扎寨，行动也较为自由。一伙数量较少的战斗人员威胁着大片地区和几百万人民。

我谨建议区内各国政府和安理会采取若干步骤。

极为重要的是，有关三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局势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来说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必须尽量采取一切行动保护其公民，确保救济工作人员通行无阻，并促进区域解决办法。

正如我最近就保护平民问题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指出的那样，必须通过得到国际支持的进程，努力设法和平解决北部乌干达冲突。联合国必须积极促进这项努力。

我欢迎乌干达政府实施有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国内政策，但政府及其军队和警察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负起保护平民人口的责任。还必须在给患难地区提供基本服务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安全理事会应该密切关注危机的区域层面以及人道主义工作面临的种种威胁，并可以考虑采取若干潜在步骤。安理会应该强烈谴责上帝军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攻击行为。安理会应该坚持立即停止暴力，从各个方面停止对上帝军的一切支助。为了帮助安理会考虑进一步采取步骤，更好地了解上帝军，安理会可以考虑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可以探讨资助和支持上帝军的各种来源，同有关三国政府和其他各方合作，以便确定安理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为减少上帝军威胁作出贡献。安理会可以要求定期提供有关上帝军活动对该区域影响的最新情况。

我还希望，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可以在其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表明它们可以在其任务范围内从事什么工作，为救济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并帮助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创造必要条件。

最后，我刚刚从津巴布韦和南非回来。正如我 4 月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由于严重粮食无保障、艾滋病毒/艾滋病泛滥和基本服务不足，该次区域的人道主义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该区域 1 000 多万人都需要粮食援助。除非采取行动满足当前需要，并在若干重要领域扭转颓势，否则 2006 年局势还会恶化，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尤为如此。

在津巴布韦，2005 年的人道主义状况大为恶化。300 多万人——几乎占人口的 1/3——1 月份将得到世界粮食规划署提供的粮食，4 月份得到援助的人数会更多。玉米是基本主要作物，今年的玉米产量只有前几年的 1/3。各项基本服务不断恶化，健康、饮水和卫生部门尤为如此。在这方面，正如我在哈拉雷会晤时提醒政府的那样，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城市驱逐运动乃是最不合时宜的最恶劣行动。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非产粮季节”的高峰期。粮食价格快速攀升，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购买一些基本商品。我欢迎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终于签订谅解备忘录，这将保证满足这些紧急需要。我还希望，这将促进政府与人道主义机构在其他部门更好地合作。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粮食援助的需要如此巨大，这正是我们所陷入恶性循环的象征。我离开津巴布韦时，正在下雨，但是，所有人都预期，明年将歉

收，其原因是，缺乏有技能的农工——部分原因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造成了毁灭性死亡；造成反结果的农业政策和做法；以及缺乏化肥、种子和工具等投入。如果不进行必要投资，摆脱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年复一年地持续为千百万人提供粮食援助。我们可以采取新做法，再次为所有津巴布韦人提供粮食安全。这将要求所有方面——本国以及国际方面——都作出重大努力。必须在各个级别进行接触和对话，处理津巴布韦人道主义危机，没有任何其他替代办法。

从我与津巴布韦政府进行的讨论看，我深信，联合国以及整个人道界必须更加积极地与政府接触，处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我访问期间，我们就某些问题取得了协议：更加积极和系统地进行粮食安全对话；人道主义组织在政府和联合国设立处理所有事项的机构，身体力行，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开展为受驱逐运动影响的家庭提供住所的方案。

但是，必须采取下述步骤，才能持续取得进展。政府必须停止进一步驱逐行动，必须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允许开展为受影响者提供住所的方案和其他方案。政府必须保证，仅仅以需要为依据，援助受益人。联合国和各人道主义伙伴以及其他捐助者应该根据人民的需要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在发现需要的地方，在发现需要的时候，提供适当程度的援助。除粮食援助外，我们必须在粮食安全、生计和基本服务方面进行投资。此外，鉴于该地区以及整个非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鉴于移徙风险会增加，该地区和非洲各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与津巴布韦接触，找到建设性解决办法。所有当事方都必须认识到，必须以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方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在非洲采取的行动关系到生死存亡，涉及的人数超过任何其他大陆。与此同时，由于非洲联盟和各次级区域组织采取前瞻性举措，出现了极大希望和机遇。此外，八国集团各国家和其他捐助者对非洲认捐的资源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今后一年里，我们必须而且必能看到变化。

作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我们不能眼看着该大陆每年有这么多的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忽视和毫无意义的残暴行动。我们不能眼看着因为资金水平低，我们在许多地方的活动受到阻碍。我们必须展现人性，平等地满足受影响者的需要，无论受影响者是返回苏丹南部家园的家庭、是在乌干达北部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之外寻找未来的青年男女还是努力使家人渡过津巴布韦旱灾的艾滋病病患。我呼吁所有会员国履行承诺，为更加宏大的发展和人道议程提供资金、支助和便利。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许许多多的这种人道主义危机是随着和平与安全彻底崩溃而产生的。人道主义援助不能成为不愿意处理冲突根源的借口。在处理非洲人道主义危机方面，我们可以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坚定、积极和持续地进行努力，结束在非洲造成许多苦难的冲突和非正义行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格兰先生作简报。

伊多乌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向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致敬，感谢他们作出不可估量的努力，铲除达尔富尔和非洲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达尔富尔，我们必须保证阿布贾谈判获得成功。我们还必须找到办法，稳定局势。安全安理会应该重新评估局势，与非洲联盟密切合作，找到办法，加强安全，保证有效地保护平民。

大湖地区局势是发生在世界视野之外的一场静悄悄的灾难。我们关注该区域各项冲突的军事和政治方面，往往因此而模糊了视线。或许，对于死亡报道，对于 2004 年 12 月以来困扰世界的灾难的不可想象程度，世界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这些数字犹如天文数字，却似乎不再能够打动我们。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在面对乌干达北部危急局势时无动于衷？在这个局势中，约 200 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每星期 1 000 多人死亡——远远超过了紧急局势的门槛。据说，这些数字是达尔富尔死亡率的两倍。

在难民营，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从而导致拥挤，难民营的组织政策导致疟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传播，而且造成巨大精神压力。一旦跨过紧急局势门槛，我们就必须发出警讯，动员国际社会，拯救生命。

我们要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扬•埃格兰先生，感谢他努力促使国际社会关注每天都存在或者被遗忘的苦难，这些苦难侵犯了人格尊严。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在大湖地区若干国家，由于没有适当的重返社会政策，最重要的是，由于回国难民无法收回自己的财产、重新开始生活，这些人成为自己原籍国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国际社会必须积极作出承诺，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现象仍然存在，在加丹加省尤其如此，政府军正在这个地区发起攻势，要将马伊-马伊人从某些地区驱逐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在联合国已经建立存在并且部署着最大特派团之一的国家。联合国的存在应该保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保证有效地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受军事行动影响的人民。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状况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采取全面做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必须提供生存资源，而且必须恢复基本社会服务。因此，我们欢迎在筹备刚刚为布隆迪发起的人道主义综合呼吁时采取新做法，这种做法展望，在努力实现较长期目标的同时，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该区域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面临的危险有增无减，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糟则被误认为战斗人员，好则被误认为蓝盔人员。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更有效地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人员。

再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跨境流动对接纳国社会状况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破坏稳定的极有害因素，有可能导致不安全的加剧和武装团伙的增多，因为大规模的跨境流动难以控制，且会助长武器的流动和跨境犯罪的发展。我们应该对这些关切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应特别关注儿童兵重返社会的问题。我们应增加用于儿童兵重返社会工作的资源，因为像大湖区许多国家的情况那样，援助方案的缺乏会导致儿童兵参与有组织犯罪。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建立起良好循环，确保受影响国家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最后，我们欢迎大会设立中央应急循环基金，以应对各种灾难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我想首先感谢扬•埃格兰副秘书长非常全面的情况介绍。我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埃格兰先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应引起我们更大的关注，我们也应为此而投入政治和财政资源。埃格兰先生重点介绍的一些人道主义危机已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有些则是近来才成为重要关切的。暴力冲突、粮食短缺和治理危机是最常见的起因之一。如果我们拥有集体意志，所有这些起因都是可以通过所有有关方的协调行动予以改变和纠正的。

让我借此机会谈谈我们对津巴布韦和乌干达北部地区的局势的看法。但我要强调指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局势也需要国际社会予以密切关注，我感谢埃格兰先生提供有关达尔富尔局势的最新情况。

对于津巴布韦，我认为穆加贝总统关于埃格兰本人和关于联合国大家庭的讲话令人遗憾。我们再次敦促津巴布韦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减轻津巴布韦人民的痛苦。我们请求它对埃格兰先生帮助津巴布韦人民的值得赞扬的努力给予最起码的尊重。

津巴布韦的局势正日益严重。除非国际社会立即着手制定行动计划，否则今后几个月中数千名津巴布韦人因饥饿而死是完全可能的。津巴布韦并不是面临这种可怕前景的唯一国家。其邻国的粮食状况也确实已岌岌可危。但如不有所行动，津巴布韦因经济政策不善而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就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粮食短缺的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仅仅几年

前，津巴布韦还是粮食供应的净出口国。这一灾难性局势只会使当前逃离津巴布韦的人数增多，给邻国带来新的负担。

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该区域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紧急应对这一问题，为制定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共同办法作出更大的努力。共同办法应以改善津巴布韦人民的境况和恢复法治这一首要目标为指导。

同样，联合国在重建与津巴布韦政府的相互尊重的对话方面也应发挥关键作用。消除当前由于津巴布韦政府的蛮横反责而加剧的不信任气氛而代之以相互尊重的对话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建议秘书长考虑尽快访问津巴布韦。我们希望埃格兰先生能够对此发表意见，包括谈一谈他对秘书长的可能访问会如何有助于改善与津巴布韦政府的关系持什么样的看法。

让我现在简要谈谈乌干达北部地区的局势。安理会刚才已经从埃格兰先生的情况介绍中得知，那里的冲突是非洲最悲惨的冲突之一。约 150 万人正在遭受痛苦，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努力，找到结束冲突的办法和手段。

一到欢庆季节临近，一到雨季到来，使地面行动变得不便，上帝抵抗军就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这似乎已成了每年的一个定式。这一次，上帝抵抗军必须在表示和平意愿的同时拿出具体证明，即宣布停火并真正停止其在乌干达北部和苏丹南部的持续不断的卑劣和残酷行径。没有理由不解除上帝抵抗军战斗人员的武装。良好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业已实行，这至少对上帝抵抗军的中下级成员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

我们鼓励乌干达政府积极寻求以和平办法结束冲突。我们欢迎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进行对话的任何尝试，同时也欢迎乌干达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生活在乌干达北部的易受害平民受到保护。使人们丧生的不仅仅是子弹，大多数人是由于极端糟糕的生活条件而在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死去的。这让人无法容忍，必须结束这种情况。

最后，让我还借此机会向安理会保证，丹麦政府继续愿意为应对非洲的各种人道主义危机提供资金。丹麦对乌干达北部地区的人道主义捐助在 2005 年为 260 万美元，到今年年底，对南部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预计将超过 1 200 万美元。

大岛先生（日本）：我想对及时召开本次关于非洲人道主义局势的会议表示感谢。我还感谢扬·埃格兰副秘书长非常全面的情况介绍，两周前，他曾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向安理会作情况介绍（见 S/PV.5139）。我国代表团欢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代表联合国人道主义界定期进行情况介绍，以便安全理事会了解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那些问题的最新情况。

对于津巴布韦的局势，我们赞赏秘书长持续作出努力，与津巴布韦政府进行接触，以改善该国的全面局势。紧急救济协调员刚刚结束的以人道主义局势为重点的视察也受人欢迎。

埃格兰先生明确指出，以在津巴布韦当局和联合国及其他人道主义行动者之间建立完善的合作关系为目而与津巴布韦政府进行对话的努力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令人遗憾。然而，我们鼓励继续进行这些努力，尽管目前似乎缺乏进展。

我们对津巴布韦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感到关切。这种危机并不限于为受政府的“恢复秩序行动”影响的个人提供住所的问题，而且包括粮食和非粮食方面的日益严重的局势，这些方面的匮乏和短缺正在达到危急的程度。所报道的关于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将近一半，即从 60 岁降低到 36 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该国的局势已经变得多么严重。

我们期待哈拉雷政府认真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以真诚的精神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行动者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帮助那些受驱逐运动影响的人和那些需要帮助才能得到挽救的人。国际社会则应通过加紧提供援助和与该国政府进行接触以期促进对话来对那里的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作出反应。

就我们而言，日本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毛毯和粮食援助。我们强烈希望，津巴布韦政府将表现出更加原意与国际社会作出联合努力以便为其本国的需要帮助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和援助。我们还希望看到该区域的非洲各国政府与津巴布韦政府进行更积极的接触以改善那里的局势。

我们继续对达尔富尔的局势感到严重关切。那里的人道主义状况似乎正在恶化，而不是在改善。缓和当地局势的唯一办法是确保在各方之间正在阿布贾进行的谈判中取得实际进展。我们希望看到那些谈判不拖延地导致具体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深切地感谢非洲联盟为维持该地区域中的安全而进行的活动，这种安全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还对以下事实感到关切：苏丹难民逃到邻国乍得，并在那里造成很多问题。

乌干达北部和苏丹南部的涉及将近200万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局势也同样令人不安。上帝抵抗军在当地给人口造成极大的苦难。我们赞扬那些不顾当地的不利安全条件而坚持在那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和保护活动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我们对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之间的对话目前陷于僵局感到关切。我们呼吁双方紧急作出努力，以取得积极结果。

在这方面，各邻国在改善局势方面也承担着重要责任并可以起关键作用。我们期待着它们为此目的而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埃格兰先生建议了安理会可以采取的几个可能的实际步骤以帮助处理这个危机的区域层面，包括任命一个专家小组。我认为，那些建议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和认真考虑。

最后，显然需要作出最大努力以便把能够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救济送到那些紧急需要援助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其他受到影响的人。因此，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和人道主义机构应该得到我们最充分的支持——道义、政治和财务支持——并应得到它们提供援助所需要的手段。

同时，很显然，这些较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无论其发生在非洲还是其他地区——的根源和导致其进一步恶化的因素不会很容易解决。冲突、不发达和贫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祸害、管理不善和失职、政策的失败、犯罪行为以及自然灾害是人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原因和复杂化因素。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和援助人员正在很多地区进行着出色的工作，但这些问题超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够解决的范围。像埃格兰先生所说的那样，人道主义援助不能成为不情愿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的理由。

只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安全理事会显然可以在这个努力中起关键作用。同时，国际捐助国——包括传统的和新出现的——负有提供援助和尽可能增加其捐款的共同责任。

就日本而言，它将继续与受影响的国家进行双边工作，并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渠道进行多边工作，以便在履行这种共同责任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在非洲，我们的努力将主要包括本着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精神，在鼓励非洲主管自己的事务和促进它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的双重概念的基础上促进善政和经济发展。

现在已经确定的东京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继续是我们与非洲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在这方面进行有效合作的另一个可能途径是促进人的安全概念，九月的首脑会议结果文件支持了关于人的安全问题的关键概念。我们对非洲的支持和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将得到加强，这包括在凡有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国进行工作。

萨罗恩伯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召开这个会议。我还感谢扬·埃格兰副秘书长今天做的全面通报。确实，这是今年关于非洲人道主义局势的第三个通报。

像过去的会议中指出的那样，非洲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承受着饥荒、极端贫困和大规模流行病的后果，他们每天在一贫如洗中勉强度日。儿童每天都在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而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往往是很低的。数以百万计的染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得不到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

我想谈谈与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有关的几个问题。在一些局势中，非洲人还在反叛活动和武装冲突期间遭受各种暴力之害。令人不安的一种情况是，冲突在非洲比在任何其他地区造成更多的死亡，非洲大陆是世界上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大陆。我们不应忽视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所付出的极其严重的代价和冲突对其邻国的影响。

受影响的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尚须做很多事。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正确地优先重视非洲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事实：非洲的问题现在在安理会的议程上占60％以上。然而，非洲的多数人道主义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一些彼此相关的因素。我们必须继续为处理这种危机而设计真正的多层面做法。

有必要承认，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领域中的决定性的问题，例如筹资问题不属于安理会职权范围内。在这方面，令人鼓舞的是，大会上周决定把目前的中央应急循环基金升格为中央应急基金，以确保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更迅速和更可预期的反应。例如，我们不能忘记，在取消对进入达尔富尔一些地区实行的限制之后，各基金花了四个月时间才为救济呼吁承款。

还有一点是令人鼓舞的：这个基金将继续根据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运作。我希望，这个新的机制将有助于确保在现有需要的基础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以无歧视的，平衡的和成比例的方式分配资金。

我们必须继续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道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全面地处理人道主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将改善联合国各机构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协调，这样可以处理冲突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以防止冲突的出现、蔓延或复发。我们需要继续注重采取有效办法，以打破冲突、土匪猖獗、缺乏发展和恶劣社会状况相互推进的毁灭性恶性循环。

我们感谢埃格兰先生详细讲述该区域的人道主义局势，这一局势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与其他人一样，我们要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今天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详细通报。我们欢迎这次讨论，而且我们感谢你主席先生召集这次关于非洲人道主义局势问题的会议。

非洲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地方一样是多方面的。这些危机常常是诸如冲突、自然灾害、传染病、贫穷和治理不善等彼此不同但相互影响的因素造成的。与造成大规模死亡和毁灭的许多过程一样，人道主义灾难经常损害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国家，并具有广泛的区域影响。

直到最近，冲突，通常还有内战，是造成非洲人道主义灾难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幸运的是，过去十年中这个领域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安哥拉、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布隆迪等国的冲突已经结束。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数十年战争之后，现正处于过渡阶段，正在积极准备全国选举，同时，苏丹 20 年内战今年随着全面和平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

不过，我们的努力不尽如意，仍有若干暴发中冲突造成了持久人道主义危机。

达尔富尔局势继续令人极为关注，并在人道主义方面造成更多挑战。根据秘书长 11 月份关于达尔富尔的报告，有 340 万人受到该危机影响，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为 175 万。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提出的 2006 年苏丹工作计划，该计划要求以 17 亿美元的资源来应对该国巨大的人道主义恢复挑战。

在乌干达北部，过去 18 年中由“上帝抵抗军”发动的可怕战争目标瞄准了平民，特别是儿童。在冲

突期间，有 25 000 多名儿童被绑架，同时，有 170 万人流离失所。

苏丹和乌干达北部的例子显示出冲突的区域影响和它们经常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蔓延。例如，自 2003 年初达尔富尔冲突开始以来，已有 20 万苏丹人越过边境逃到乍得，而“上帝抵抗军”一直在乌干达、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三国展开行动。这些例子显示，需要区域合作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并处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它们还显示，各国不能对其邻国面临的问题无动于衷。正如大湖区域问题国际会议明确显示的那样，区域伙伴已开始理解区域和跨国界合作的重要性。人道主义危机区域性日益突出也影响了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开展。促进特派团之间合作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根据许多非洲问题分析者的观点，施政危机（经常与自然灾害或传染病结合在一起）是该大陆人道主义灾难的主要根源。适得其反的经济政策和缺乏解决由这些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政治意愿司空见惯。

例如，津巴布韦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形势，食品短缺，预算赤字飞涨，伴随着通货膨胀、失业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瘟疫。将近 20%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其中 150 万是患艾滋病的孤儿。显然，津巴布韦迫切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影响大量人口的真正紧急局势。

我们欢迎联合国正作出巨大努力来处理这一局势。我们欢迎埃格兰先生最近访问津巴布韦，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和津巴布韦政府签署粮食援助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的协议。我们还注意到津巴布韦政府和联合国之间就需要避难所援助进行交流。

今天的讨论再次显示，联合国需要有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综合方法。希腊将在可能范围内尽其职责，而且我们将积极考虑埃格兰先生提出的步骤。发展、安全和人权这三个支柱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尤其相关。在这方面，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安全理事会的作用至关重要。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也感谢埃格兰先生今天上午富有真知灼见的通报。我们还要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非洲正在作出的巨大努力。

数百万非洲人生活于正在爆发武装冲突或此种冲突爆发迫在眉睫的国家之中。我们大家有理由对此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关于非洲所有重大冲突，许多令人鼓舞的和平进程目前正在进展之中，尽管持续不稳定。非洲各组织加大了对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联合国与我们非洲各组织之间的合作亦是如此。

埃格兰先生刚才告诉我们，任何数量的人道主义救济都不能提供那些受冲突威胁的人从第一天起就最想要的东西，即有效免遭最邪恶暴力的侵害及重返家园。我们同意这一观点。的确，加强非洲人在危机局势中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的能力必须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需要采取应对性军事干预和人道主义措施来防止紧急情况中人命的进一步丧失，但此种努力最多也仅能控制局势而不能解决局势。需要对侧重于发展、调节与建设和平能力建设的工具加以投资，以确保解决现有冲突并预防将来冲突。没有此种投资，对应对性措施的需求只会上升。

埃格兰先生说明了此种投资可能如何高昂。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在 1995 年和 2001 年之间获得了约 70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从 2004 年 7 月到 2005 年 6 月这期间，联合国维和费用估计为 28 亿美元。

非洲已显示出其解决本区域冲突的意愿。

副秘书长也指出，我们在乌干达问题上做得不够。我们在创造能够吸引上帝抵抗军参加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吸引因素”方面做得不够。

非洲联盟的原则之一是尊重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对如何最好地帮助非洲建设冲突处理能力的看法。它侧重于四个关键领域：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与执行和

平；冲突后和解；以及防止小武器、轻武器和地雷的非法扩散。

非洲人道主义危机有很多复杂和相互联系的原因。虽然我们承认政策选择能够发挥作用，但干旱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等自然现象也是其中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加重。我们必须关注的是这些因素的整体。

沃尔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提交详细和令人不安的报告，特别是他就采取行动提出的有益建议。

我们对联合国仍然致力于解决整个非洲，特别是津巴布韦、乌干达和达尔富尔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感到高兴。美国认为，粮食危机不仅威胁到非洲各国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危及区域稳定与和平。这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将对非洲的援助承诺增加两倍的原因之一。

世界对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在乌干达北部的行动所带来的苦难和恐怖的了解可能不如对达尔富尔和津巴布韦局势的了解，但是，上帝军的残忍袭击、绑架、烧毁村庄和田地，特别是绑架儿童充当士兵或性奴隶和经济奴隶的做法表明，它是此类团伙中最可恶的团伙之一，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寻找办法，加以打击，以便结束其暴行和干扰的团伙之一。

苏丹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优先事项。在我们的国际伙伴中，美国在支持《全面和平协定》和阿布贾会谈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为达尔富尔和苏丹南部提供了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率先努力结束达尔富尔的暴力，将那些应对暴行负责者绳之以法。布什总统是第一个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公开发表看法的国家元首。我们是第一个在安全理事会强调达尔富尔问题的国家，是第一个指出达尔富尔发生了灭绝种族行为的国家，也是第一个要求将犯下暴力和暴行的人绳之以法的国家，还是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捐助者。自达尔富尔危机开始以来，我们已向该地区和乍得东部地区提供了超过 5.06 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埃格兰副秘书长提醒我们大家仍然要做的事情，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正如我们听说的那样，经济崩溃和粮食匮乏现在是津巴布韦的长期状况。数百万津巴布韦人逃到南非和其它地方。由于当前的种植季节缺乏化肥和投入，明年的收成将低于今年，这将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粮食匮乏和经济崩溃是坏的政策、不透明和法治崩溃的结果。

联合国应当继续与津巴布韦政府就根本性的经济和政策改革进行接触。联合国应当继续使津巴布韦政府认识到迫切需要与捐助者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对话。联合国的参与可能会对该国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我们从津巴布韦政府在埃格兰副秘书长访问前夕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及蒂拜朱卡特使的干预使恢复秩序行动得以终止这两件事情中看到了这一点。

联合国还应当敦促津巴布韦政府争取所有津巴布韦人、政党和民间团体参与旨在达成可持续政治性解决的对话。应当取消镇压性法律。津巴布韦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以应对该国巨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挑战。

我们认为，甘巴里副秘书长 2006 年初将对津巴布韦进行的访问将使埃格兰副秘书长访问的势头保持下去，而且他的访问还应当包括苏丹、乌干达和该区域的其它国家。甘巴里副秘书长应当鼓励非洲国家加强其与津巴布韦各方的接触，以推动及时解决津巴布韦的经济危机。比如，南非的 4.7 亿美元贷款如果附带津巴布韦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能的“非洲”解决办法的内容之一。

重要的是要恢复津巴布韦的民主、经济增长和粮食安全。如果取得真正进展的条件成熟，安南秘书长本人应当在甘巴里副秘书长访问之后访问津巴布韦。

我们还认为，非洲国家可以在解决津巴布韦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事实上是带头——作用。我们鼓励

它们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同津巴布韦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再次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就非洲人道主义形势所作的全面通报，这也是他的第三次通报。情况清楚地表明，非洲大陆很多人民面临危急形势。

鉴于形势的严峻性，我们需要自问，这一反复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虽然这些原因的确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整个大陆的历史中，但如今它们也与其它政治因素有关，而这些政治因素又因为仍然无法得到很快解决的气候灾害、饥馑、疟疾和霍乱等长期疾病，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等较新的大流行病而进一步加剧。

不幸的是，埃格兰先生的报告再次确认，在大湖区、津巴布韦、马拉维、尼日尔，以及我们已经多次听到的达尔富尔等地区继续存在着人道主义危机。

在这方面，我们愿再次强调，安理会有必要特别铭记冲突的人道主义方面。我们不能对无辜平民的苦难，以及侵犯人权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仍然无动于衷。因此，我们申明，任何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不能优先于各国遵守这些准则的义务。

同样，我们认为，强调冲突各方对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也负有直接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埃格兰先生的意见，我们愿提出以下几点。首先，让我们感到尤为关切的是，影响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的近期事件与这些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接触需要帮助的人民方面遇到困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不应低估最近几个月乌干达北部和达尔富尔发生的针对人道主义人员攻击事件的严重性及其对帮助受影响民众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这些行为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除了这些攻击的犯罪性质外，我们还应该回顾，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莫雷诺-奥坎波先生上星期一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强调，在第1296（2000）号决议中，安理会表示随时准备在对平民的援助受到阻碍的时候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对阻碍自由接触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情况进行评价。

第二，我们正非常关心和关切地密切注视各难民与境内流离失所者群体的状况。我们意识到，一提到流离失所者问题就可能触动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们不能忘记，流离失所的平民是冲突局势中最脆弱的人口群体。应该提到，安理会应该在保护这些人方面发挥辅助作用。

关于埃格兰先生提到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希望他谈谈他对阿布贾进程中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看法，包括他认为这对达尔富尔危急人道主义局势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它对非洲北部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最后，我们要指出，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可能有助于解决，或者至少减轻人道主义局势，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局势。

我们还要再次表示我们感谢埃格兰先生作出努力，以改善难民状况。我们重申阿根廷支持他不断开展工作，对武装冲突中的平民提供保护。

张义山先生（中国）：首先，我要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关于非洲部分地区人道主义局势的通报。我们曾多次听取过他的通报。他的通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对处于困境的民众充满了同情和关心，并愿意充分发挥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作用，为减轻这些贫困民众的苦难作出积极的努力。

正如埃格兰先生刚才所介绍的一样，非洲一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非常严峻。对于陷于极度贫困的民众来讲，饥饿、疾病和死亡是他们每日所面临的威胁。中国对有关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这种困难深表同情和关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提供并增加人道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发生人道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武装冲突，也有自然灾害，还包括疾病的流行等。国际社会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在提供救援物资的同时，更应该针对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重视治本，致力于消除产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

缓解非洲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应该主要依靠当事国的努力，尊重当事国的意见和主导权，充分发挥它们的主观能动性。国际社会应该支持、配合当事国政府所作的努力。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发挥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同时避免将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因为这样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是不可取的。

丘瓦索托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感谢副秘书长扬·埃格兰今天所作的全面情况介绍。

非洲正面临巨大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挑战。非洲冲突的持续造成了巨大痛苦。平民常常在冲突局势中成为主要的目标，他们被剥夺基本的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状况常常给和平与安全带来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努力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帮助需要援助的弱势民众。

确保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尽管安理会是联合国系统反应最快的机构，但是，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最好应该通过联合国所有机构与机关的协调与合作来进行。然而，通过对这些危机的重视，安理会的领导作用能够促使各方采取行动，确保持久地介入，并争取区域行动者与捐助者的支持。尤其是，安理会的行动能够在落实有效保护，使人们免遭实地暴力之害以及解决冲突根源方面确立责任。此外，安理会对旨在加强地方和国家应付人道主义危机能力的行动的支持，大大增加了这些行动取得成功的机会。

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即将设立之际，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经到来，安理会应该找到办法，推动加强人道主义行动与融合、复苏与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这将使安理会能够在建设和平努力的大框架内，加强其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处理力度。

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切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在应付人道主义需要方面出现的障碍。很显然，前面仍然存在严峻挑战，尤其是在确保可预测的供资，以便以及时、高效率和高效力的方式应付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方面。此外，国际上应付非洲危机局势的方式需要更具前瞻性，而且应该以非洲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发展伙伴以及地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协作为基础。

我们要借此机会赞扬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为提高国际社会对这些危机的认识而做的不懈努力。它们的宣传继续是对解决非洲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重要贡献。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对扬·埃格兰先生及其工作班子的赞赏。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将继续支持他在非洲的人道主义努力。

杜米特鲁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您采取主动，适时召集举行了这次情况通报会。我要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副秘书长扬·埃格兰所作的全面情况介绍。

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再次要求安理会给予重视和认真考虑。定期向安理会介绍非洲大陆人道主义局势的发展，的确是一种非常令人欢迎和有益的做法。我们尤其赞扬埃格兰先生所做的工作。他定期前往非洲的访问，证明了他的敬业精神以及联合国对尽可能有效和紧急满足该大陆人道主义需求的必要性的特别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我要在此集中谈到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苏丹，我们尤其渴望听到有关达尔富尔局势的通报，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出现了很多事态发展。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是 11 月在非洲联盟精湛的调解下而

于阿布贾展开的苏丹内部有关达尔富尔局势的第七回合和平谈判。虽然我们在政治方面取得了进展，却希望看到这种进展在当地变为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局势得到改善的现实。然而，暴力和暴行不幸仍然是日常现象，目标针对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国际维持和平人员。与此同时，由于达尔富尔目前的不安全环境，向那些最需要帮助者提供援助，变得更加艰难。

我们赞扬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及其工作人员为在这一人间悲剧中提供帮助而作出的英勇努力。我们还赞赏非洲联盟始终在达尔富尔执行任务。看到区域主导性在发挥作用，确实令人鼓舞。

第二，对于乌干达北部的情况，我们同意那里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区域层面，很可能进一步动摇该区域已经脆弱的安全局势并破坏正在进行的人道主义努力。我们仍然相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才能化解这一冲突。此外，改善人道主义状况的前景极度取决于在政治方面取得的进展，即政府要履行其保护北方人口的责任，而上帝抵抗军要立即停止其一切暴力行为并寻求政治谈判。

我们同其他人一样，尤其关注乌干达北部近 200 万流离失所者的情况。因此，我们想请埃格兰先生谈一下联合国满足内部流离失所者需求的计划，因为大多数流离失所者广泛依赖国际援助而生存。

第三，关于津巴布韦的情况，我们高度重视埃格兰先生刚才提供的他在 12 月及时访问那里之后所得到的情况。罗马尼亚同样深为关切津巴布韦的局势。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对该国似乎非常重要，那里的局势持续恶化，食品短缺呈现长期势态，需要帮助的人数正在增加。因此，我们敦促该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努力，满足易受伤害人口的需求。我们因此欣见埃格兰先生报告了关于同该国政府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各项协定的进展情况，这些协定将有利于联合国针对津巴布韦的人道主义危机采取应急行动。

最后，鉴于这是罗马尼亚最后一次作为安全理事会当选理事国就该问题发言，我们谨强调无论是在津巴布韦还是在乌干达北部的问题上，罗马尼亚认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借口，不能只是躲在所谓被遗忘或静悄悄的危机的标签后面无所事事，忽视正在发展的严重事态；这种事态尽管可能是静悄悄的而且不被人所知，但却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并造成极大程度的人间痛苦。这当然不仅是非洲大陆的情况，而且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斯米尔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首先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就非洲几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所作的详细通报。

非洲的实际局势及危机的深度需要我们检查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我们感谢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尤其在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无私的工作。然而，整体的和系统的做法具有同样的战略意义，它使我们得以避免该大陆上人道主义援助的不平等分配，结束所谓被遗忘的紧急局势的现象。

我们认为，随着中央应急循环基金重组为中央应急基金，这一局势不久应会发生变化。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机制的基本方法，是在大会最近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确定的。它尤其规定该基金的资源拨用于自然灾害警报和满足那些在必要的时限内不足以调动资源来落实传统的机构间联合呼吁的国家的明显的人道主义需求。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正积极参与解决非洲的问题。本组织以自己在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复兴方面的独特经验，能够动员国际社会以及各种区域和次区域机构来实现非洲各国问题的全面解决。在这方面，联合国主要机构在其权限内展开的日益有成效的合作的积极经验，是一种重要的促进因素。即将就成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肯定将标志着该方向上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俄罗斯欢迎加强非洲各国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并加强它们为解决该大陆上仍然存在的区域冲突、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再次申明人权和民主所作的努力。我们了解非洲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特别注重加强非洲联盟与非洲各次区域组织整合维持和平行动的活动。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在解决该大陆的冲突中进行的调解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国际社会决不能降低对非洲问题的注意。俄罗斯今后将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推行一项符合该大陆各国利益的政策，继续参与采取各项商定的全面援助非洲的措施，包括通过八国集团和其他多边论坛而这样做。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努力解决危机，加强非洲的维和潜力。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埃格兰先生，向他表明我们对他致力于人道主事业和非洲大陆问题深为感佩。他关于非洲大陆人道主义状况的定期报告非常重要。安全理事会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审议非洲局势，以与非洲联盟和次区域协组织协调，帮助非洲各国，无疑是正确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各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需要知道危机的根源及其后果，因为这往往对邻国和次区域稳定产生影响。有许多人道主义危机，如埃格兰先生指出的，都是出于非经济原因。提供粮食援助不能成为一种借口，无视导致成千上万人受苦受难的危机根源。我完全支持他就此表明的看法。

我想侧重于埃克兰先生情况介绍中提到的重大局势简单讲几点。第一，关于达尔富尔，埃克兰先生的描述令我们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毫无疑问，2006年，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乍得提供援助。国际社会必须确保进入难民营的通道，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不应受到妨碍。然而，人道主义局势的改善，与安全局势相关，不仅取决与施加必要的压力，还取决于改善政治局势。

目前，必须在阿布贾保持压力。我认为，安理会必须定期在综合战略框架内审议这一问题。

附带说明一点，我认为，在审议达尔富尔和苏丹局势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孤立地考虑有关问题。实际上，埃格兰先生在他的情况介绍中，是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的，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当然，这些问题时复杂的，由于技术原因，有时人们会说，我们必须分头审议人道主义局势、安全局势、是否可能由联合国接手非洲联盟作出的巨大努力问题、政治局势以及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问题。然而，我们似乎需要不时地将问题合并在一起审议，以加强我们的承诺。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种全面的看法，以有效援助苏丹。

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在乌干达北部和该地区的活动造成了日益难以容忍的局势。显然，安理会应当调查这一问题。有许多问题超出了人道主义问题的范围，包括与民众的接触，这对安全理事会是有益的。还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区域问题。

今天，埃格兰先生提出了一些供安理会审议的建议。他的建议很重要，我要向他表明，我们将深入考虑这些建议。目前，需要就此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如安理会往往要求的那样，解决办法只能是军事性的。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常常提出，现在再次向埃格兰先生求教。我不明白，如何一小撮战斗人员，不管他们多么凶猛，却能造成这般悲剧性后果：150 万人流离失所，整个地区陷入动荡。埃格兰先生就战斗人员的数目给出的任何信息都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问题。我必须承认，对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现在谈谈津巴布韦。洗劫贫民窟的行动是难以解释和难以原谅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安理会必须深入调查这一局势。我们注意到，有迹象表明，津巴布韦当局似乎乐于同联合国合作。我们认为，在埃格兰先生完成使命后，秘书长，也应当出访津巴布韦。据我所知，这一建议已经提出。

我们认为，将欧洲联盟的措施限制在《科托努协定》第 96 条框架内，取决于此类对话和津巴布韦当局在对话基础上作出具体努力，寻求解决它们自己制造的这些问题。

最后，我同意埃格兰先生的一点看法，希望表明，我们对联合国针对某些局势的紧急呼吁很少引起反响感到关注。这里，我指的是萨赫勒。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根据局势的严重程度，调整援助水平，而不是仅在捐助国媒体中引起关注。

卡蒂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我同样希望表明，我国代表团感谢埃格兰先生刚刚向我们详尽介绍了非洲极其严重的一些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即应当制定一项区域方针，以处理他刚刚讲到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造成了跨边界影响。上帝抵抗军和难民局势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我想就他在介绍中提及的局势谈一点简单看法。首先是南部非洲，我们欢迎在埃格兰先生访问津巴布韦期间开始与该国当局进行的对话，以及访问期间达成的协议。但我要强调他在介绍中提到的一点，即无论如何，人道主义援助必须保持中立、公正，不应用作政治手段。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方针对付上帝抵抗军。埃格兰经过与有关国家政府磋商，提出了一些我们觉得很有趣、也值得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关于达尔富尔，我们欢迎那里的局势，包括军事局势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下来。流离失所者人数略有减少。营养不良率和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取得这一进展是因为调动了国际社会。但是，因为安全局势极不稳定，还因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办法，所以局势显然还很脆弱。恢复达尔富尔地区的秩序和安全不会很容易。然而，达成政治协定显然会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紧张局势。必须对有关各方施加压力，使阿布贾谈判能够产生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将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和大家一道，感谢埃格兰先生所做的我认为非常有力的情况通报和呼吁我们大家采取行动。

第一，关于苏丹西部问题，缺乏进展、局势恶化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都说明了局势不稳定的程度。我们确实需要更加努力。我想刚从该地区返回的非洲联盟苏丹特派团评估团的评估结果十分关键。我们需要安理会能够审议该评估团所涉问题：它对当前非洲联盟特派团意味着什么，该特派团明年要执行更大的任务该如何进行，以它在联合国目前在苏丹所做的工作扮何种角色。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关键。与此同时，必须施加最大压力迫使有关各方在阿布贾尽快提出和平协定。

第二，关于大湖区和上帝抵抗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的活动对人道主义的影响，我们对大约 200 万流离失所者和为数较少的战斗人员对这三个国家数百万人民的影响。上帝抵抗军的活动造成了比以往更加广泛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必须鼓励当事方尽力找出和平解决办法。我们联合国——包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必须竭尽所能帮助该区域各国政府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安理会的作用应当是支持这些国家政府。

第三，关于赞比亚问题，联合王国对埃格兰先生所提关切颇有同感。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重，并在不断恶化。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看到秘书长特使安娜•蒂拜朱卡 7 月访问之后所期望的进展。

事实上，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和各个非政府组织目前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工作出色。埃格兰先生明确指出，赞比亚政府就驱逐方案所采取的行动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了采取的最糟糕行动。当然我们还是欢迎他在访问赞比亚期间能够与赞比亚政府达成的协定。埃格兰先生在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和世界粮食计划

署在争取非政府组织更顺利进出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赞比亚政府根据自己所缔结的协定履行其义务。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一个认真负责的民主政府，鼓励法治和尊重人权。

对我来说，我会欢迎联合国更多地参加与赞比亚政府的政治关系对话。但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到显著的进展，然后才能考虑秘书长本人介入这一问题。

就联合王国而言，我也要声明，我们将通过双边途径和欧洲联盟向贫困的赞比亚人提供大量援助。

最后，我要提出几项实际建议。第一，埃格兰先生的情况通报表明人道主义危机是如何影响到区域稳定和安全，而且跨界流动更突出了对更加不安全局势的影响。所以，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有责任监测这类局势并为确实面临此类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好的援助。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极为明显的。不言而喻，目的就是要企图解决冲突和潜在冲突，保护平民，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把人道主义援助送到需要援助的人手中。

我认为，埃格兰先生通报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做了一个总结：实际上，安全和稳定与人道主义危机紧密相连。没有安全和稳定的地方，更可能发生危机。联合王国赞赏联苏特派团和联刚特派团为解决包括上帝抵抗军在内的武装团伙问题已经在做的努力。但我认为，教训是，鉴于埃格兰先生为我们展示的进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途径和采取封锁办法可以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介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实际所做的努力。这与我们就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所说的一切完全吻合，即联合国维和人员应当更积极地努力防止上帝抵抗军的灾祸殃及其他国家。

最后，在我看来，埃格兰先生已经为安理会提供了许多材料。我认为，安理会应当以也许稍慢的速度决定它如何对此做出反应。当然，联合王国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些建议。

我现在重新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我现在请埃格兰先生发言，答复至此所发表的意见。

埃格兰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组织这次会议，也衷心感谢安理会各位成员支持此类通报和支持我们的同事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他们为了防止我们要保护的人民遭受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生命损失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

安理会成员中有一种坚定的共识，即我描述的局势必须在未来一年出现积极变化。确实，正如中国代表所言，我们作为人道主义工作者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我们需要看到变化。我们想看到变化。提醒安理会注意恶劣或正在恶化的局势，是我们的工作。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目前都存在着不断恶化的危机。

在达尔富尔、乌干达北部和整个区域，以及在包括津巴布韦的南部非洲区域发生的情况，实在是卑鄙地侮辱了道德标准。

首先，就达尔富尔而言，我们从在实地的同事获得的报告说，这一切都会在明天结束。我们已经在一起开展了一场卓越的人道主义行动。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现在的死亡率是 2004 年年初的三分之一。我们得以在后勤方面进行改革——开展了营地管理行动、粮食行动、用水卫生设施行动、初级保健和初等教育，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现在这一切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的准入水平再次降低到与我们在 2004 年开始行动时相当的水平。

因此，我们在实地的同事说，他们对我们取得的重大进展可能会丧失的情况极为担忧。这又再一次回到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未能取得与在人道主义领域进展相称的进展的情况。

各当事方——武装集团和武装者，对于他们对平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各级犯下的行为都极端不负责任。其中有些人还在他们对实现谈判解决的整体态度方面极端不负责任。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阿布贾无法达成协议，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甚至不敢想象这种后果，因为这种局势有完全重新瓦解的可能

性。我们可能会有 13 000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陷入交叉火力之中，当然各种行动将会因此瘫痪。在几周内，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挨饿，并陷入极端的危险处境。

因此我们应该专注於如何在阿布贾获得成功，使我们的进展能继续下去，而且能为人民的回返作出计划。再要说一次，这是一种不可长期持续的局势。我们不能让数百万人在拥挤不堪的营地得到定期施舍的食物。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善。

当然，乌干达的局势也是如此。对乌干达北方的危机几乎不够重视。我希望很快就会出现这种重视，因为那场危机现在正在成为区域危机。我曾经试图描述这种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受到在这些地区周围游荡的仅仅是 1 000 名战斗人员行动的影响。但是当他们将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平民作为攻击目标时，就会立即出现瘫痪的后果。

法国代表问道，怎么会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局势可能会如何继续下去——人数如此少的战斗人员，怎么会造成这种浩劫？我实在不知道。这或许是由于如此多年来忽视或采取了没有成效的行动。近 20 年来，上帝抵抗军一直在乌干达北部行动，现在则是进行区域行动。

看到在过去 20 年期间发生的事件，实在令人感到愤恨。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这实在必须停止。在这种局势中，我们必须说，在 2006 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不能使又一代的儿童再受到诱拐，而为该运动的利益变成杀人机器。

拟议成立的专家小组将成为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停止，为什么还在继续，为什么还允许它继续下去的一种方式。我真诚地敦促安理会也要察看有关乌干达北方以及该危机区域层面的其他提议。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能够说，“应该适可而止。我们必须看到变化。”

津巴布韦的局势可能继续恶化，但也可能在明年有所改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应该有能力养活本国人民，那就是津巴布韦。正如我试图在我的通报中概述的那样，如果我们在其中看到政府正在改变其政策和做法的各个领域有所变化，如果捐助者的投资不仅用于施舍粮食而是资助农业生产和生计；如果有一种环境，政府和其他人可在其中促进我们所有方面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包括住房的各个方面都有效能；如果灾难性的驱逐行为和其他做法能够停止——如果能出现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津巴布韦出现积极的变化。我们必须看到积极的变化；事实上，越界移居也正在继续，因为许多人变得无法容忍这种局势。

丹麦代表问到联合国今后参与津巴布韦事务的问题：穆加贝总统已邀请秘书长访问该国，穆加贝总统在我在这里的时候已向我重申了这一邀请。秘书长正在计划派遣易卜拉欣·甘巴里副秘书长出访，与该国政府进行对话。我们希望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使甘巴里先生的访问以及秘书长可能进行的访问能推进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共同的议程。

我要提出两个最后的也是一般性的要点，这两个要点在我们的辩论期间已被提及。事实上，人道主义工作就总体而言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加强了注意力，并感谢他们增加了对我们的投资。2005 年，我们实现了数目空前的目标；我们以更加有效和更加迅速的方式联系了更多的人。由于有了新的应急基金，我们可能会有更可预见的资助。由于在作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我们本身之间有了更好的协调结构，我们的工作将更加卓有成效，而且我们在实地的人道主义协调员之间将有更强有力的领导。

技术革命使我们可以在以前我们不得不被动地观察苦难情况的局势中创造奇迹。但十分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认为这种技术革命，没有在能使我们可能切实开展工作的伦理、道德和政治革命中得到反映。

我十分高兴地听到许多成员说，是的，就建立和平与安全而言，在政治领域必须有所进展。我的第一次使命，是在联合国－欧洲联盟 1994 年在巴尔干也就是在波斯尼亚的共同努力期间，作为托瓦尔德·施

托尔滕贝格和欧文勋爵的年轻助手。我在当时看到了我们如何讨论了在波斯尼亚的安全区以及如何向斯雷布雷尼察和其他安全区提供更多的粮食、水和卫生设备。当时人们还没有解除武装，没有与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相称的政治或安全行动，后来就发生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我们不要在我已经讲述过的那些地方重复发生这种事件。我们必须有一些弥合伤口的方式，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贴在伤口上的橡皮膏。

最后，我要在最后表示乐观，因为正如希腊和其他国家代表所注意到的那样，近年来非洲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我们人道协调厅正在分期撤离安哥拉、塞拉利昂和一些其他地区。我们发言此时正在分期裁撤驻利比里亚人员。我们正在讨论明年把南部苏丹各地行动移交给我们的发展同事。

非洲是最年轻的大陆，也是具有广阔的积极变革前景的大陆。八国集团和欧洲联盟——这些国家都曾保证大幅增加资源——明年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很多成就。然而，届时我们必须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取得进展。因此我非常欣慰地听说安理会成员将研究我们的提案。主席先生，你说你将以稍微慢一点的速度从事这项工作，但我希望速度只比我刚才说的必要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埃格兰先生，确实非常感谢你通报情况并如此处理各项问题。

如果各位同事没有别的话要说，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